

## 第一章 緒論

###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道教經過六朝至唐代，成為一種初具規模的宗教團體。它能夠形成其規模的原因，除了中國本土的民間信仰累積深厚，以及受到外來佛教的刺激與壓力之外，六朝時期政治與社會的動盪不安，也是促使人民往本土宗教尋求解脫的一個重要的外在動力。經唐至南宋末年，中國面臨外族的威脅，烽煙漸起，人心開始惶然不安，宗教再度發揮了它安定民心的力量。道教的新教派「全真教」自此而生。金元之際，江山易主，全真教不但吸納了中國境內的廣土眾民，甚至連金元兩朝處於統治階層的上位者，都尊崇信奉，足見全真在金元時期的地位之高、被澤之廣。明清以降，全真教的大小支派更是廣佈四海，總數加起來，甚或有百餘個之多。

成為一個如此重要的道教派門，其教史與歷代得道者的出身修行傳記當然必須被完整的保存及流傳，使後世的求道者有所惕勵，尤其是創教的教祖與教門菁英之傳記，更須詳加記載流傳。全真教的創教祖師為王重陽，與其七大弟子：馬鈺、譚處端、劉處玄、丘處機、王處一、郝大通、孫不二等七人，共同把全真教發揚光大，世稱此七子為「七真」<sup>1</sup>。自第五任掌教丘處機開始，提出全真的「五祖七真」說，其後五祖七真的傳記，從最早的《金蓮正宗記》開始，被不斷的重覆改寫。以至於今，仍有修道者為了宣揚教義、闡發祖師刻苦修道以惕勵後進而改編的作品傳世<sup>2</sup>。

細究元代《金蓮正宗記》至清代《金蓮仙史》總共七部的七真傳記<sup>3</sup>，我們可發現，其中有「傳記小說化」的趨勢。從原本樸素的宗教人物小傳敷衍成二三十回的章回小說，其中除了與各時代的文風之轉變有關外，也包含了宗教義理、人民的集體意識，以及教派興衰發展與宗教、政治、社會多重交錯的豐富意涵，值得深入探究。

因此，本論文希望結合史學、文學和宗教等方面，達成以下六項研究目的：

<sup>1</sup> 關於全真教「七真」的源流，詳見本論文頁 37。

<sup>2</sup> 目前所見最新的版本，為何緝生據各本七真傳記自編自印的《金蓮七真傳義》（上海：上海印刷廠印製，1979年4月）。

<sup>3</sup> 註 2 中所提的《金蓮七真傳義》，因大致以清代黃永亮所著之《七真因果傳》為底本改寫，故不列入本論文的研究範圍。

## 2 全真七子傳記及其小說化研究

1. 探究各本七真傳記的寫作意涵。
2. 探查各本七真傳記內涵之宗教義理。
3. 結合宗教與文學兩個面向，探討七真傳記小說化的內涵及原因。
4. 彌補全真教研究範圍的不足。
5. 發掘古典小說的新研究方向。
6. 闡發宗教文學（特別是道教文學）在文學史上的價值。

### 第二節 研究成果的回顧與檢討

目前學者對於七真傳記的研究甚少。一則紀事或紀傳體的七真傳記如《金蓮正宗記》、《七真年譜》和《金蓮正宗仙源像傳》等，都是被直接當作引用資料，二則類似《七真因果傳》、《七真祖師列仙傳》、《金蓮仙史》等小說化的道教出身修行傳記，在古典小說的研究界裡近年來才漸漸受到重視，累積的研究成果仍十分有限，尚未觸及本論文所欲研究的這幾種文本。目前所見以「七真研究」為名且具有參考價值的論著，當屬日本學者蜂屋邦夫所著的研究專書《金元時代の道教：七真研究》<sup>4</sup>。這本研究報告先略述王重陽與馬鈺的生平與思想內容，而把重點放在譚處端、劉處玄、丘處機、王處一、郝太古與孫不二六人上面<sup>5</sup>。作者以譚、劉、丘、王、郝、孫的文集為文本，對於他們的生平與丹道思想進行頗為深入的研究。

若把範圍擴大來看，關於全真教的研究，則可大略分成四類：

1. 全真教的教團史研究。以史學角度探討全真教從金元之際興起、大盛至明清的發展，包括全真教與政治集團的交流及教派的演化等<sup>6</sup>。
2. 全真教的內丹心性論研究，包括全真所持的基本教義，傳教心法，教祖王重陽及全真七子所傳的修煉方法等<sup>7</sup>。

<sup>4</sup> 蜂屋邦夫《金元時代の道教：七真研究》（東京：汲古書屋，1998年3月）。

<sup>5</sup> 因作者先有《金代道教研究 - 王重陽と馬丹陽》（東京：汲古書屋，1992年）一書出版，故此書以譚、劉、丘、王、郝、孫之研究為主。

<sup>6</sup> 關於全真教的教團史，大多附於道教通史著作之內。除在各道教史著作中可掌握全真教發展脈絡外，以純史學角度專門研究全真教教團史之專著，目前有學者鄭素春《全真教與大蒙古國帝室》（台北：臺灣學生書局 1987年6月），探討金元時期全真教與政治團體的關係，對於該時期的全真教有深入的研究，可資參考。另外，王志忠《明清全真教論稿》（四川：巴蜀書社，2000年8月）一書補足了元朝以後至清朝全真教的發展史，對於明清時期七真傳記小說化的作品，提供了一個社會背景的參考資料。期刊論文方面，從1970年至今，僅有七篇論文專門探討全真教的歷史，不過因無特殊論點，在此不多作介紹與檢討。學位論文方面則有劉煥玲《全真教體玄大師王玉陽之研究》（國立成功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82年碩士論文）對全真教初期的發展有所深入研究，可供參考。

<sup>7</sup> 此類亦可參考道教通史類書籍；專門性的著作有張廣保《金元全真道內丹心性論研究》（台北：

3. 全真教與傳統戲劇研究。在元代，全真各祖師的故事被編成許多齣雜劇演出，也就是所謂的道教「度脫劇」<sup>8</sup>。
4. 全真教之詞學藝術研究。以王重陽與全真七子作品最多，可補足詩詞史的部分<sup>9</sup>。

在以上四類裡面，與道教文學有關的是第三和第四類，然則專門就七真傳記來研究的論文，則是目前未見，更遑論研究專著。

道教仙聖的出身修行傳<sup>10</sup>研究，已有學者著手進行。七真傳記亦屬此類，若以這個範圍來看，使用宗教文學角度來研究的專著與論文，如以下三種，可作為本論文的重要參考資料：

#### (一) 可參考其研究理論者：

1. 李豐楙教授《許遜與薩守堅：鄧志謨道教小說研究》，台北：臺灣學生書局，1997年3月。

本書集結李豐楙教授關於許遜、薩守堅兩位道教祖師的研究論文，從最初的傳說開始，歷經教內所撰的史傳直到文人所寫的小說，都有相當深入的考察和研究。本書分成上中下三篇，上篇與中篇以時代劃分，考察許遜、薩守堅兩

---

文津出版社，1992年7月），分成歷史、心性與比較三篇探討全真教的心性論，並與理學、禪宗作一比較，有助於了解全真教的內涵。劉煥玲 全真教體玄大師王玉陽之研究（國立成功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1994年碩士論文）及鄭國強 全真北宗思想史之研究（王重陽、邱處機對全真教理之發展）（能仁書院哲學研究所1990年博士論文）兩本學位論文，亦可補充前述專著之不足。

<sup>8</sup> 此類歸於道教文學的範圍裡面，較值得參考者如詹石窗《道教與戲劇》（台北：文津出版社，1997年）黃兆漢 元雜劇中的全真教祖師（收錄於黃兆漢《中國神仙研究》，台北：臺灣學生書局，2001年11月）以及其他與道教戲劇有關的論文，在此不一一列述。學位論文則有趙幼民 元代度脫劇研究（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64年碩士論文）；渡邊雪羽 元雜劇中的道教劇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75年碩士論文）；鄭喬方 戲曲中的呂洞賓研究（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83年碩士論文）；林智莉 現存元人宗教劇研究（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87年碩士論文）；賴慧玲 明傳奇中宗教角色研究（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87年博士論文）等。

<sup>9</sup> 此類範圍較引起學者注意，值得參考者如黃兆漢 全真教祖重陽真人的詞學藝術、全真七子詞研究、邱神仙的《礪溪詞》（並收於黃兆漢《中國神仙研究》，台北：臺灣學生書局，2001年11月）等。學位論文有張美櫻 全真七子證道詞之意涵析論（輔仁大學中文系，87年博士論文）朱麗娟 丘處機《礪溪集》研究（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88年碩士論文）梁淑芳 王重陽詩歌研究－以探索其詩歌中的義理世界為主（玄奘人文社會學院，宗教學研究所，89年碩士論文）等。

<sup>10</sup> 「出身修行傳」，即以某位（或某群）仙真的修行故事為主的道教文學作品，重點在於描寫該位仙真的出身（包括前世及今生的身份）與修行，最後修成正果的過程。李豐楙教授對於道教出身修行傳有深入的觀察與研究，詳可參閱李豐楙教授《許遜與薩守堅：鄧志謨道教小說研究》（台北：臺灣學生書局，1997年3月）。

位真人的傳說演變至通俗小說的發展脈絡，下篇則論及鄧至謨道教小說的謫仙結構，以及其道教小說的敘事結構和主題。本研究論文即是本著李教授所主張的「常與非常」理論與「下降 - 上昇」模式，來論述七真傳記從史傳演變至小說的整個道教文學架構。

「常與非常」理論，包含兩個概念：在空間上，正常空間與非常空間並存，例如人界與非人界（仙界、鬼界等）；在時間上，正常時間與非常時間交錯切換，例如工作時間為常、休閒時間為非常。常和非常並不是一種二元論，而是互相涵容的，常中有非常，非常中亦有常。以此理論解釋道教小說，更能深入了解其中的社會與宗教意涵。

「下降 - 上昇」，則可解釋道教出身修行傳傳主的修行脈絡。下降是指從仙界到人界的階段，又分謫凡與下凡兩種，是傳主「出身」的原因。上昇指人界到仙界的階段，是傳主「修行」的過程。從下降到上昇，整個運作過程又包含著「劫」的概念。對傳主而言，下降是其個人之劫，上昇則是其以「救別人之劫」來解自己之劫。

這兩個理論，可以解釋道教文學中的架構，對於分析文本的內涵有極為重大的幫助。

2. 林辰《神怪小說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12月。

本書連緒論在內共分十二章，首先論述「神怪小說」與魯迅使用的「神魔小說」之異同，試圖建立一種新的小說史觀。則林氏將神怪小說分成四類：神怪史話類、神怪世情類、神怪寓意類、神怪仙佛類，本論文的研究文本——小說化之七真傳記等屬於神怪仙佛類，他說：「如寫道家的《七真祖師列仙傳》，這類作品，文字水平都很差，藝術質量也較低，但影響卻是很大的，而且還影響到戲曲。」<sup>11</sup>按《七真祖師列仙傳》是目前所見的第一部七真傳記小說，若說其「文字水平差」，不如更確切的說是「文字俚俗」，為了能夠使更多的社會大眾明白七真修行的故事，所使用的語言文字乃比一般案頭的章回小說更接近下層群眾，因而顯得較為鄙俚。林氏又以為神怪小說有五種體系：神仙體系、鬼魅體系、妖異體系、魂夢體系、僧佛體系，其中神仙體系就是以道教為主的作品。此體系分兩類，一類是資歷很老、有著特殊的地位的神仙，另一類是普通的神仙。林氏論述云：

神仙這種上下之分，完全是出於道教傳教的需要。一方面他們需要鎮懾人民的至高無上的神仙，一方面又需要和平民百姓密切往來的神仙。此外還由於

<sup>11</sup> 見林辰《神怪小說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12月），頁19。

道教和歷代皇帝的千絲萬縷的聯繫，他們既需要能與皇帝並駕齊驅的神仙，又要仿效人間王朝的君臣模式建築一套神仙體系。<sup>12</sup>

此處大略提及神仙體系的內涵意義，有參考價值，不過更待進一步的深入探討。將神怪小說按照時代一一論述之後，林氏亦將明清有關七真的小說大略論述了一番，有些評論確實不失公允，但是因為本書為神怪小說的通史，欠缺對這些作品做詳細的考察，例如林氏以文學觀點來看，以為《金蓮仙史》作為小說的可讀性比其他來的低<sup>13</sup>，但從傳教角度來看，《金蓮仙史》卻是一部修道的最佳指南。

綜合地看，本書對「神怪小說」所做的史學脈絡考證頗值得參考，雖有論及七真傳記的小細節似乎有待商榷，不過大體而言，能夠為歷史與文學的背景提供不同的著眼點，有助於本論文的研究。

3. 苟波《道教與神魔小說》，成都：巴蜀書社，1999年8月。

雖然前述《神怪小說史》反對以魯迅「神魔小說」代稱明清以降具有宗教性質的小說，但若除卻代稱不談，苟波所著的此本博士論文《道教與神魔小說》，內容確是豐瞻廣顧，論述詳實的。

本書以《四遊記》、《鐵樹記》、《咒棗記》、《飛劍記》、《封神演義》、《綠野仙蹤》、《女仙外史》等明清時的道教小說為研究文本，分成四章，討論道教與神魔小說的「濟世主題」、「修道主題」、「結構」與「人物形象」，是一本論述精闢，結構分明的道教文學論文作品。作者將此類小說以「天 - 地 - 天結構」說明其敘事架構以及義理架構，和李豐楙教授教授主張的「下降 - 上昇」架構頗有相似之處，兩者正可匯通觀之。

在七真傳記的小說化方面，此書堪為一本分析義理架構部分的重要參考書籍。

## （二）可參考其研究方法者：

1. 陳麗宇 韓湘子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76年碩士論文。

<sup>12</sup> 見林辰《神怪小說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12月），頁23。

<sup>13</sup> 同上書，頁406。

本論文主要從四個部分來研究，分別是「史實上的韓湘子」（論文以「韓湘的生平事蹟考述」為章節題）、「道教傳說中的韓湘子」、「戲曲小說中的韓湘子」與「俗文學中的韓湘子」。將全部韓湘子的角色形象都做了蒐集和探討，有助於全面了解韓湘子從真實人物演變成道教裡的仙人，所呈現出的各種不同樣貌。其中教內人士與民間共同塑造出的形象，交錯影響韓湘子角色的定型。

然而本論文採用放射狀的研究方式，牽涉到的文本太多太廣，雖然將之搜羅完整，但每一章節的論述都無法再做更專門更深入的分析，以致脈絡有些不清，是其缺憾。

2. 張清發 岳飛故事研究，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89年碩士論文。

研究「人 - 神」演化模式的博碩士論文並不在少數，大部分研究者容易犯的毛病就是主題雖集中，但研究文本太多，跨越時代太長，又包涵文學、宗教、民俗學等各種範圍，所以常導致論題很好，論述卻失之淺薄。

此篇碩士論文則堪稱其中的佳作，不但把每個範圍的研究文本都透徹解析，因時代改變，形成文本的內涵轉變脈絡，也考察、分類地十分精準而詳盡。研究者將岳飛故事（從宋代以迄民國）分成四個演化階段：醞釀、發展、成熟、轉型，這些階段都有各自的時代精神、社會需求和環境壓力，具體反映在對岳飛的評價上，而此又影響岳飛故事創作的主题，是一種時代與文學交錯影響的文學現象。在文化意涵方面，本論文也有極為精采的論述。

此篇 岳飛故事研究 雖與道教「出身修行傳」的關聯不大（然則中國式的「英雄傳說」亦是廣義的出身修行傳，傳記文學演變至明清，成為通俗小說的形式，其內容也會慢慢增加「下降 - 上昇」的圓形模式，這是一種普遍性的文化心理），不過其研究方法與研究精神，確是值得好好學習的部分。

其他類似主題的研究專書及論文，因為與本論文關切的面向或有差異，故予以割愛，在此不多作評論。則經過相關參考文獻的略述之後，更加可以確定本論文主題之確立：由於自揣學識不足，無法兼顧太大範圍的文本，深怕有「題大論小」的缺憾，故本論文把焦點專注於「七真傳記」文本的分析及其小說化現象，而捨棄有關全真七子的其他研究範圍，如七真傳道詞、戲劇裡的七真祖師等等，希冀能把此一傳記主題作深入而詳盡的討論。

### 第三節 研究的材料與範圍

本論文的文本，以元代至清代主要記載七真傳記故事的作品為主，目前所見共計有七部，依成書之時代先後順序排列如下：

**(一)《金蓮正宗記》五卷，元太宗十三年（1241年），秦志安編。**

《金蓮正宗記》是一部標準的傳記體文獻，分篇敘述七真之史蹟。另一個值得注意的地方是，《金蓮正宗記》除七真的傳記之外，還有和玉蟾、李靈陽與所謂全真「五祖」王玄甫、鍾離權、呂純陽、劉海蟾以及王重陽的小傳。

《金蓮正宗記》並無版本差異的問題，故採《正統道藏》收錄之《金蓮正宗記》為研究文本<sup>14</sup>。

**(二)《七真年譜》，元世祖至元八年（1271年），李道謙編。**

這份文獻是以全真第一至第五任掌教（王重陽、馬鈺、譚處端、劉處玄、丘處機）編成一部簡略的編年史，在編年中略敘王重陽及七真的主要事蹟。因《七真年譜》並無版本上的差異，故本論文擬採《正統道藏》所收錄之《七真年譜》為研究文本<sup>15</sup>。

**(三)《金蓮正宗仙源像傳》，元泰定帝泰定三年（1326年），劉志玄、謝西蟾合撰。**

《金蓮正宗仙源像傳》羅列了全真七子的像與小傳，並且在《金蓮正宗記》的基礎上，增加了混元老子，省去和玉蟾及李靈陽兩位真人的像傳。

本論文擬採《正統道藏》收錄之《金蓮正宗仙源像傳》為研究文本<sup>16</sup>。

**(四)《七真天仙寶傳》三十二回，前序題為「清道光元年（1821年）樂山子」編。**

<sup>14</sup> 收錄於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出版之《正統道藏》洞真部、致字號，第五冊，頁127-159。

<sup>15</sup> 同上註，頁183-193。

<sup>16</sup> 同上註，頁160-182。

樂山子，姓名籍貫不詳。依據「樂山子」的序中所言，「帝君不忍正道以垂，乩鸞開化；飛鸞筆於朝陽，降寶傳於蓬島，取名天仙之寶傳，垂德千古之妙道。」<sup>17</sup>以為《七真天仙寶傳》可能是扶鸞時所吟唱的詩句，但實際上這部作品是標準的寶卷形式作品<sup>18</sup>，此傳記以詩詞方式敷衍成三十二回，有詩、有曲、有韻文敘述，七字、十字交錯使用，皆有押韻與換韻。

目前未見各本《道藏》有收錄，故依據林世田等所編校《全真七子傳記（全書）》中所收錄的版本作為本論文的研究文本<sup>19</sup>。

**（五）《七真祖師列仙傳》二卷，作者不詳，書前有光緒十九年（1893年）濮炳、楊明法序，及署「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回道人」之序。**

這是所見最早一部小說化的七真傳記，文字淺白流暢，並且增添許多有趣的情節故事。

據孫楷第《中國通俗小說書目》<sup>20</sup>載，本書有光緒十八年刊本。然今傳世僅光緒二十九年序刻本，故本論文擬採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之《古本小說集成》收錄的《七真祖師列仙傳》為研究文本。

**（六）《新刊七真因果傳》兩卷二十九回，清光緒十九年（1893年），黃永亮編著並序<sup>21</sup>。**

本書已有完整且成熟的章回小說形式，刊刻雖多，文字內容上並無不同。本論文採白雲觀於癸酉年（1933年）的重刊本<sup>22</sup>為研究文本。

**（七）《金蓮仙史》四卷二十四回，清光緒三十年（1904年），潘昶編著。**

據潘昶序中所言，本書是源於「見舊本《七真傳》非獨道義全無，言詞紊亂，兼且諸真始末、出典仙跡一無所考，猶恐曳害後世，以假亂真。因是遍閱

<sup>17</sup> 林世田等編校《全真七子傳記（全書）》（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年9月），頁388。

<sup>18</sup> 關於《七真天仙寶傳》為寶卷形式的作品之分析，詳見本論文頁49。

<sup>19</sup> 林世田等編校《全真七子傳記（全書）》（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年9月），頁387-491。

<sup>20</sup> 見孫楷第《中國通俗小說書目》，台北：木鐸出版社，1983年7月，頁206。

<sup>21</sup> 關於本書作者，據學者Eva Wong為北京：團結出版社在1999年11月《七真傳》（即《七真因果傳》）寫的前言，認為以文學風格判斷，此書應是寫成於明代中葉（約1500年），作者不可考，清代的黃永亮只是編訂者。但本論文在第三章將提出不同意見，認為作者應是黃永亮。詳見第三章的分析。

<sup>22</sup> 由北京：團結出版社出版，1999年11月。本書易名《北派七真修道史傳》，收入蕭天石主編《道藏精華》第八集之五（台北：自由出版社，1980年10月）。



鑿史、寶誥，搜尋語錄、丹經，集成是書，共記四卷二十四回。其中以重陽所度七朵金蓮為重，名之曰《金蓮仙史》。厥中事事有證，語語無虛。」<sup>23</sup>潘昶所云之舊本《七真傳》，殆指《七真列仙祖師傳》而言。本文取上海圖書館館藏翼化堂刊本<sup>24</sup>作為研究文本。

事實上，七真傳記以收在《甘水仙源錄》<sup>25</sup>和《歷世真仙體道通鑑》<sup>26</sup>中的內容最為完備。然而此二部作品所收錄的七真傳記，多是散見於宮觀碑銘或者全真教文獻中的單篇文章，本論文取為研究對象的這七部文本，則是主要在記載七真的傳記，以及全真七子之前師承的作品。因此即便《金蓮正宗記》和《金蓮正宗仙源像傳》嚴格地說不能算是「七真傳記作品」，但仍然不影響到此二部作品與其餘七真傳記作品合併研究的價值。

上述七部文本，分別屬於三種性質：宗教史傳，寶卷以及通俗小說。在中國目錄學上，則分屬於不同的分類。中國史傳與小說的關係素來甚為密切，也常常混淆不清。尤其是道教仙傳，最早可往上推至魏晉時期的志異類作品，如張華的《博物志》、王嘉《拾遺記》、葛洪《神仙傳》、干寶《搜神記》等。這些作品都被列入《隋書·經籍志》的史部雜傳類，顯示魏晉時期的知識份子肯定所謂「怪力亂神」的存在，並且以為應當將這些作品視為「史料」<sup>27</sup>。這些魏晉時期的志異作品已經被學者公認為「小說」，無庸贅言；並且認為小說的史傳化傾向與史傳的小說化傾向乃是一個並存的現象。而本論文將前出三部七真傳記（《金蓮正宗記》、《七真年譜》、《金蓮正宗仙源像傳》）定義為「史傳」，後三部傳記（《七真祖師列仙傳》、《七真因果傳》、《金蓮仙史》）定義為「小說」<sup>28</sup>，乃是依據前三部作品所採用的寫作形式是人物列傳，而後三部作品是話本與章回小說的形式。除此之外，前三部作品的寫作手法幾乎完全依照全真教七真所留下來的文集與史料，可以作「信史」來看（雖則部分沿用了魏晉志異作品的敘述方法）；而後三部作品就增添許多鄉野傳說、民間衍生的故事情節。因此，在本論文裡所定義的「小說化」現象，乃就這七部作品而言：一是從七真文集中曾經記載過、而且也被前出三部作品所採用的「史料」，在後出三部作品如何被

改寫、以及其改寫的方法、目的與內在義理；二是出於鄉野傳奇或作者另外編造

<sup>23</sup> 清·潘昶《金蓮仙史》，收於林世田等編校《全真七子傳記（全書）》，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年9月，頁189。

<sup>24</sup> 此版本收錄於《古本小說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sup>25</sup> 元·李道謙編《甘水仙源錄》，收錄於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出版之《正統道藏》洞神部、息字號，第三十三冊，頁117-260。

<sup>26</sup> 元·趙道一編《歷世真仙體道通鑑》五十三卷，收錄於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出版之《正統道藏》洞真部、鹹字號，第八冊，頁305-693。

<sup>27</sup> 分析見遼耀東《魏晉志異小說與史學的關係》（《食貨月刊復刊》第十二卷第四-五期），頁14-26。

<sup>28</sup> 此六部史傳與小說作品之間還有一部作品為「寶傳」（寶卷）類，即《七真天仙寶傳》。這部作品本論文擬當成兩者的「過渡」，故在本章節中暫不作說明，僅以此註腳略提之。

的故事情節，其衍生出的目的與內在義理等。

此外，就這七部教內文本來看，由傳統傳記演變成小說，其中因素不僅由於文類隨時代的演變與發達，更與宗教本身有十分密切的關係（殆指教內史觀與佈道方式等等）。是以為求深入探究宗教史傳小說化的現象，說明傳記與小說這兩種不同文類間的關聯，也是本論文嘗試著手討論的一個重點問題。

#### 第四節 研究的理論與方法

宗教與文學實具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宗教和文學互相涵容，宗教時常運用文學的手法來達到傳教與勸善去惡等種種目的；文學亦從宗教中尋找靈感，增加創作的新題材。宗教傳記與文學一樣，更善於使用神話語言來傳述一個宗教角色。所以宗教傳記屬於文學範疇，這是無庸置疑的。

在尋找可援用的理論與方法之前，我們必須先確立論文的研究主題，也就是本論文嘗試解決的問題。本論文以「七真傳記」為題材，主要是研究關於傳記的小說化現象，且七部傳記作品幾乎全數為教內人士所作<sup>29</sup>，所以我們要面臨的問題可能有三：一是全真教內部如何處理這些關於祖師與得道者的史料？二是改寫者在不同時期使用何種不同的手法來處理史料？三是，他們選擇採用這些方法的內在意涵為何？

問題釐清之後，就可以以研究材料來討論本論文援用的理論與方法。本論文的研究文本，同屬於兩個範圍：以性質來分，屬於道教文學，以文類來分，則分屬於史傳及小說。在論文開頭會先討論到關於傳記與小說兩種文類的問題：就理論方面來看，傳記與小說分屬於兩種不同文類，它們如何產生匯通？傳記為什麼會有小說化的現象？這是就本論文所採文本，其所屬的文類先進行理論上的論述，作為後面分析的引言。

先討論過文類理論的部分，接著就可進行文本的實際分析——也就是是關於敘事結構的問題。任何故事都有其敘事結構，若說故事本質是心臟，結構就是骨架，而文字敘述是其血肉。分析文本的目的在於：透過血肉的剝離，去看其骨架所呈現的樣態，進而抓住故事之用心的部分。西方敘事學常用的「視點」（敘述人稱）與「焦點」（敘述焦點與人物焦點）有助於了解作者背後的動機，

進行情節、人物等等的分析，因而進入敘事結構之後，再往第三個層面——也就

<sup>29</sup> 除了無法確定作者的《七真祖師列仙傳》之外，其餘可確定的，都是已出家的道士或者虔誠向道的修道者的作品。

是敘事核心的主題來探討文本。而在作者背後又有其社會與文化累積的集體意識在支撐。這就是故事本質的隱性內涵，是在故事要傳達的主題背後的義理<sup>30</sup>。中國古典小說所涵蓋的內容很廣，複雜的文化心理與宗教架構是影響故事發展的深層因素。是故以文學（敘事學）方法來分析文本，探討小說的寫作技巧、情節鋪陳、人物塑造等等，最主要的目的仍在幫助我們深入小說的「義理架構」部分。

再者，若要研究宗教文學與社會、文化的關係，就必須涉入宗教社會學、宗教心理學與宗教文化學的範疇。中國作品與西方作品不同的是，作者大多是有目的的創作，因為宗教性的傳播或文以載道的文化使命感，他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廣為流傳。尤其是通俗小說，作者不得不考慮到讀者的接受度，因而讀者會如何「重組文本」，直接影響到作者如何創作文本。以宗教宣傳目的而言，作為讀者的是廣大的非知識分子，作者可能會增加刺激有趣的情節來提高讀者的興趣，或者使用通俗的語言來使讀者容易明白，務必讓讀者充分了解故事中所要闡發的修行思想、教義，甚或教忠教孝、勸導為善去惡、因果報應等等。如此一來，作者與讀者結合，作品與社會結合，共同創造出一個內涵複雜而豐富的文本，才能夠不被文學潮流所淘汰，成為不朽的經典之作。使用多面向的宗教學理論來探討文本、作者、讀者、社會的交錯關係，有助於對文本的深化研究。

前文中屬於西方文學理論的部分，固然可以幫助我們釐清一些問題；但是本論文卻又不能完全只援用西方的理論來分析。因為中國的傳記體文學有其異於西方傳記體文學的結構，宗教文學亦有其獨特的架構，特別是在道教文學裡面，更有它與其他宗教極不相同的內涵。本論文的主題在於道教中的一派「全真教」，和其他的道教教派自然也有相異之處。在西方傳記文學的研究中，對於宗教人物的研究都統稱為「聖傳研究」。聖傳作品裡其中一個明顯特徵是會對宗教人物的神蹟加以誇飾，這些神蹟的誇飾雖不符合史實，在宗教內卻是被視為「信史」的。學者研究重點即在於針對這些所謂的「誇飾」進行宗教社會學的研究：這些誇飾反映出不同時期的社會背景與信徒對於社會有怎樣不同的不滿與願望，同時也展現了宗教內部對聖者的不同期待。中國的高僧傳、高道傳與西方聖傳（聖徒傳）相似，同樣可以依照這種方法來分析，並且也已有學者進行這方面的考察。例如李豐楙教授就曾經針對許遜傳說故事進行深入的研

究，探討許遜這位道教人物從早期的以「孝」為名，至宋代以後卻變成著名的斬蛟英雄，充分證明當時江西、豫章地區蛟患肆虐，人民因而希冀有一位全能的「水

<sup>30</sup> 關於敘事學種種，可參閱（美）華萊士·馬丁《當代敘事學》（伍曉明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2月）。另因本論文屬於中國文本分析，可參閱中國敘事學方面的書籍，如浦安迪《中國敘事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發行，新華經銷，1996年）及楊義《中國敘事學》（嘉義縣大林鎮：南華管理學院出版，台北：紅螞蟻總經銷，1998年）。

神」能為民除害的集體願望<sup>31</sup>。本論文所採用的文本：七真傳記，早期亦具有此類聖傳性質，且小說化之後雜入更多的社會與文化因素，值得運用聖傳研究方法深入分析。

而基於文本涵蓋的複雜性，本論文自然不能只運用單一的理論來分析之。故本論文擬採李豐楙教授所提出的理論作為為研究義理結構的主要依據，

西方神話學與宗教史學為輔助<sup>32</sup>；文類部分的研究，則兼用西方敘事學及接受美學的角度，結合傳記精神與民間文學兩者來探查其深層意涵，希冀能使本論文對於問題的探討能更加深入，而非對文學或宗教的泛論而已。

## 第五節 預期成果

本論文分成六章，第一章是「緒論」，論述研究動機與目的、材料與範圍以及理論方法等。第二章「傳記與小說」，討論傳統傳記體與宗教傳記體的異同，及關於傳記小說化的種種，和目前宗教傳記的研究方向等。第三章「七真傳記作品解析」，實際從文本上著手分析，把七部文本分成三個型態：原始型態、過渡型態和完成型態，分別研究各型態文本的基本文學架構，以及成書年代的背景因素。第四章「七真傳記作品敘事系統之演變」，以時間的縱向方式討論文本間敘事語言的轉化，敘事結構的演變（包含情節的增刪），敘事主題的細微差別，以及敘事風格的差異點。第五章「小說化七真傳記的義理結構」，在第三章、第四章建立的分析基礎上，探討小說化七真傳記中隱含的社會意涵、宗教意涵與文化意涵。第六章「結論」，將前面的論述總結成研究成果，並敘述本論文的不足與缺失，當作日後相關研究的未來展望。

根據以上的文獻檢討及理論與方法的論述，本論文希望達到的成果如下：

1. 將七真傳記做一縱向的深度研究，包括各本七真傳記的內涵、小說化之後的義理架構等。
2. 綜合史學、文學、宗教三種角度，來看教團內部作品與民間文學的結合之脈

<sup>31</sup> 參見李豐楙教授「許遜傳說的形成與演變——以六朝至唐為主的考察與宋朝水神許遜傳說之研究」，兩篇並收錄於《許遜與薩守堅：鄧志謨道教小說研究》（台北：臺灣學生書局，1997年3月）頁11-64、頁65-122。

<sup>32</sup> 重要者如Joseph Campbell的「英雄歷險／回歸」理論（可參閱Joseph Campbell《千面英雄》，朱侃如譯，臺北縣新店市：立緒文化，1997年），以及Mircea Eliade的「聖／俗」理論（可參閱Mircea Eliade《宇宙與歷史：永恆回歸的神話》，楊儒賓譯，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0年6月；《聖與俗——宗教的本質》，楊素娥譯，台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1月）。

絡。

3. 細究宗教與文學之間的交流與互動模式，深入宗教文學的研究內涵。
4. 補充道教文學及古典小說研究範圍的不足。

從事這一論題的研究，是想補充道教文學及古典小說研究範圍的一個小空缺。期盼在研究中有所獲益，從實際研究中學習，並且希望相關領域的研究者，能夠注意到宗教傳記小說化的一個現象，進而擴大此領域的討論空間。